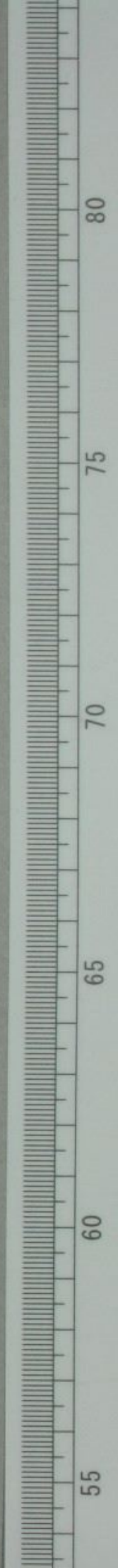




百十二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23



文庫11
D263
23

010190558350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二上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

易繫辭曰

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占也者先王所以

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

易說卦曰聖人

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若夫陰陽推步之

學往往見於墳記矣

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滕於

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赤文朱字

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禮畢至於下吳黃龍負卷

舒圖出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師曠之書占災異

水壇畔今書七志有緯候之部緯七經緯也鈴決之符兵

師曠六篇有玉鈴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

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

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

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

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

長四寸有失亾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

留若符事聞聞皆所以探抽冥蹟參驗人區時有可

符所告者皆誅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

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

見郎顛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

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

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闢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

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

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

楚辭曰索瓊茅以筵專注云筵八段竹也楚人名結

草折竹曰專筵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

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

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及望雲省

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省氣者觀城郭人

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

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

言性命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末而抑其端

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或曲

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方術列傳

二

辭以章其義易曰探頤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於著龜也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

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前書武帝

時李少翁樂大等竝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搃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允信讖言

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

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以讖文拜

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

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

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

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子之流也各見本傳子

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益為此也司馬遷字

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

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硤或同硤音五愛反若乃詩

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今

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

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為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方術列傳

行... 卷之三十一

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 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

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故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 易繫辭 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甚有

雖流宕過誕亦失也 取遣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

也以為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為失也 ○劉攽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文不成

文理注亦不明 蓋非范本真 中世張衡為陰陽之宗郎顛咎徵最

密餘亦班班名家焉 謂裴楷蔡邕楊厚等也 其徒亦有雅才偉

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

事因合表之云 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隆州縣 父文孫明曉天官風

角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巂

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

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

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

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

天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變已至不可防

救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

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

後漢書卷三十一 方術列傳

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舖
時湔水湧起十餘丈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

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

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

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劉

曰舊本有一倒字不合刊去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竝起其逃亾

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捷健也悉得完免

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

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楊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

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城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文公曰

豕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爲石笋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

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名鄴丘漢改爲新鄴章帝

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

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

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

後漢書卷三十三 方術列傳 五

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
 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
 逃於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
 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
 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舍酒
 三溼埤蒼曰溼噴也音異執法奏為不敬執法糾劾之官也詔問其故
 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
 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
 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鞅在馬胸音胤帝不從

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
 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
 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等不合乃伏地稱眩瞽
 不復言瞽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
 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
 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
 為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
 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

陽縣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

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

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

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

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

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貴安民童謠之言將有

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

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執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

堤

堰水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

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

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

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

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

卒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

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

山中下四方高也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

陽歛歛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歛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

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間

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

獲遂遠

遁江南卒於石城

石城在今蘇州西南

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方訖視說文曰訖亦視也音真各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

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

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

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

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

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

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

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

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

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

以此益禮信之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

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舉孝廉為壽張令謝承書

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畱養孤弟二人

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為娉娶皆成善士夷吾薦

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稍

遷荆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

幸魯陽有詔勅荆州刺史入傳錄見因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

郡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

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

用皋陶政致雍熙劉放曰案文勢不當用兩政字蓋上政本是治字避作化後人誤也

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

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注云皇太極中也竊見

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

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

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

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合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

錄探頤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

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

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董督也勗勵也得以免戾寔賴

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

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

約紹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

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

也伯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

闡弘道與同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

占候見前書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

馳騫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

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

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豐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

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

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惕若厲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若子終日乾乾至於夕猶休惕戒懼若危厲願乞骸骨

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

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

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

歿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

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塋域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

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歿期豫

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亂反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

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

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

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

茂州文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柿音

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

為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太守以問由由

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

數包由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

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

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

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

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

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

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

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

以為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

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航宛陵縣屬丹陽

也。馬跪足，是以不得速。跪，屈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亾之應。」因著其亾，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卻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卻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卻候舍，時夏夕露坐，卻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卻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前書紫鵬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卻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卻進諫曰：

「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亾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

之卻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卻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皆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卻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表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卻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卻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卻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

封卻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

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於墓，行

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畱也。

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奉世字子明，宣帝時

為前將軍，見前書也。

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

應徵辟。卻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

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卽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於家

廖扶字文起

廖音力吊反又音力救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

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羗

沒郡下獄歿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

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結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歿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二子孟舉偉舉竝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

國為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

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亾之義老子

曰多藏必厚亾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

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燻竭乎像

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于子文

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于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

是勤人以自封也亦無日矣我逃死不避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

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今世將衰子又

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牆隙

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亾日召賓

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

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

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

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

災記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

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合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

巴說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受

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

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

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

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

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藝術安帝初徵為博士至

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

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

公車徵不行李昺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鄴人也篤行卒於家也

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北海郎宗謝承

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負笈荷擔賣卜給食瘠服間行人莫得知安

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昺孔喬等前被徵命未

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

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

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

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

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

表上博士徵宗恥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陳留楊

倫見儒東平王輔六人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

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

家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竝不至永建二年

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
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
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
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
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
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
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
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
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

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筭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

飲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
出就大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
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
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
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
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
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
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

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初河南張楷與英

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

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

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

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

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

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

拜問英下牀將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

祭祀禮無不答禮曰凡非弔喪非見記國君無不答拜其恭謹若是年

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為司徒陳

郡卻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

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

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

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

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

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

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

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文章雖美時敝

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及其陶摺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

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

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

曰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且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墊之致

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墊猶掘也至乃誚譟遠

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以為力詐可以救

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

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以喜孟軻有

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也自未齊者乎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二下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

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至延光蕭肅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

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也揚舉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陽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公沙穆字文义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

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

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

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

吾不忍也

謝承書曰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

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劉放曰注賣者人相欺案文多一人字後舉孝廉以高第為主事遷

繒縣名相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

廢嫡立庶傲狠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方術列傳
咸謂臣曰：繒有惡疾，以弔小相，明矣。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肢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敝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敝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旣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

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

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

名。謝承書曰：穆子孚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王人生死，故謁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

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
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
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
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
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
郡合計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

陽之地

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

宜發五陽郡兵

郡名有陽謂山

丹陽郡之類也

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

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
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
隴西時破羗將軍段熲出征西羗請見志張其夕熲
軍爲羗所圍數重因畱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
東南角無復羗宜乘虛引出任百里還師攻之可以
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旣
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
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

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
 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
 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
 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
 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王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密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弟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辯遷大司農而卒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

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
 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刃反弟子程
 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
 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
 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
 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
 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
 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
 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

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

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

有病在腠理也。

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

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

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

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

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

分寸淺深

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

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

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

佗音徒何反。

沛國黥人也。一名專。

音孚遊學徐

士。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

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

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

齊音才計反。

心識分銖。不假稱量。

鍼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九。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

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

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

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鬪。皆平復。

佗別

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麩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

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腳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二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溫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

糝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喉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蘆甚酸詩義

疏曰蘋澹水上浮萍蘆大者謂之蘋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蒜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

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

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肢煩

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
卽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不汗出佗曰藏氣已
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
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
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
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旦竝起者也 又有一郡守篤病

久佗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
去又畱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
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
根深因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
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
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

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臃物所爲也卽作湯
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
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可
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
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
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日實傷
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
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
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脈旣已死血脈不復

歸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鍼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

佗別傳曰有人病脚

躄不能行佗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

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

廉察也

知妻詐疾乃收付獄

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

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強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歿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

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如戶樞終

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若熊

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回顧也莊子曰引挽

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從他別傳曰吳普

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

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

齒完堅飲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

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

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

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

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

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

麩散佗別傳曰青麩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

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

佗佗以為佳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

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

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

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劉攽曰注本字書案文

多一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

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

漆葉處所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

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於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

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

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

腦也。常屈頸鵲息。鵲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鵲，毛萇注曰：鵲，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

白鵲，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歿

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歿於

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

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

術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麀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

一女，大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

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

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

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

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咒也。時遭兵亂，

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懸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

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

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

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蕒易曰枯楊生蕒注云蕒者楊之秀也二

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

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

療皆除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

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

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懼梧支也懼怵也炳笑不應既而

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俗本

作知者誤也

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

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

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

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

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

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

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

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

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扛。音江。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卽長房形也。以為縊歿，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

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_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歿，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

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卽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歿。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

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劉敞曰：又嘗坐客，使至宛案，至宛市，鮓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何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

今曹州縣句音幼

有神異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歿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歿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歿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乘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

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畱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

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
小住竝行應之竝猶且也音蒲朗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
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
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
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
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塊
祈之亾父祖近親數十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

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
益先人而反累辱亾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
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
知所在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
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

鱸魚耳

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
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

元放於下

坐

○劉放曰放於下坐又下放曰亦可得也案傳未
嘗以字稱亦無或用字或用名者明放皆當作慈

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

○劉放
曰案文

後漢書卷三十一

多一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劉攽曰案文

當作拊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

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

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

罾中人故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

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口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

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劉攽曰後操使蜀反案文少

一自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

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

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

鱸悉亾其酒脯矣鱸酒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吏反因坐欲收

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

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

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群○劉攽曰案文當作走人操知

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

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許為

事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竝屈前膝人

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潁川卻儉能辟穀

後漢書卷三十一

方術列傳

大

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
補導之術竝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賈暴貴數倍
議郎安平李章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
利始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鳴視狼顧呼吸吐納
軍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
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
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
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
一旦忽言日中當歿主人與之葛衣子勲服而正寢
至日中果歿

上成公者宓縣人也

○劉放曰宓縣人案宓當作密

其初行久而不

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

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韶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
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

翹聖卿善為丹書符効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

盲意亦與鬼物交通

編姓也盲意石

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

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吳大夫

能効百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其鄉

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効之得大蛇數丈歿於門外
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歿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
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歿其間帝聞而徵之乃

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

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

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

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齋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

術而行之

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

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蜀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奮尾鼓鰓遊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煮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樂大之徒也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要問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

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

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

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竝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翁如在胎之中嗽音朔孟節能含棗核不

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

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

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

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

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

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

遷訛實乖玄奧

數指實非支與

贊曰幽遐罕遊即獲獲外不耕耕豈息風靈蛟咬迨

頌其寶善山藥焉

指為只以藥引也
只藥昔言耕登山則

乘漢纂悉以差之於策于夏樂言其只藥焉只則不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三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

以堯稱則天不屈賴陽之高

賴陽謂巢許也

武盡美矣終全

孤竹之絜

孤竹謂夷齊也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

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

其道

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

或

靜已以鎮其躁

謂逢萌之類也

或去危以圖其安

四皓之類也

或

垢俗以動其槩

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

或疵物以激其清

梁鴻嚴光

之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

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

閑暇者之所好也分音符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

所至而已問反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

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蹈海之節千乘莫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

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

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又子

貢曰有美玉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沽賣也然

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節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

輕王公也荀卿子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

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

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篡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

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

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

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筭側席而生幸昭註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

用文武求旌帛蒲車之所微賁相望於巖中矣毛詩

之如弗及旌帛蒲車之所微賁相望於巖中矣序曰

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子子干旄在浚之城易賁卦

五六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

前書武帝以蒲車微魯申公也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

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論語肅宗亦禮鄭均

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

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

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

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同

夫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辟代其次辟地其次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

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

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即就也易曰光武問曰禽何

向竝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

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

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案

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畱平丘今有鳴條亭也

唯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三 逸民列傳

為近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邾邾杜預注左傳曰今河

南也河南縣西有邾邾陌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

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

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尚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

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

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

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

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建武中男女

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

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

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劉敞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蓬非逢也家

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

楯歎曰亭長王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

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

恐帝大後見怨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歿萌

謂友人曰三綱絕矣謂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

冠挂東都城門漢宮殿名東都城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

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

頃乃首戴瓦盎盎益盆也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篡

號新室故哭之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今在萊州

即墨縣東南有大勞山小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

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

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

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

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

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

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

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

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

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僧謂

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謂之論劉歆曰案謂之論都非是當作爲之語曰避世

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

口無二價也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

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

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

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

春秋聞復讐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諸之也故襄公讐於紀九世猶可復讐乎雖百世可也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鬪日既交刃

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

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勅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

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

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

鼠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

尚書以穀樹皮為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栩傳黨服此尚書以待見也劉攽曰註服此尚書以待見也案文少一詣字

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

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

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

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

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

後漢書卷一百三十三 逸民列傳

六

寒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效君鈞
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
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
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
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
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
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
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
竝徵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

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

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

禮記曰儒

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

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

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太原

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

至以壽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

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

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

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

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使人因謂光曰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公聞先生至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

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

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

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

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

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

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

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

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

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

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

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

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

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

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

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浩博也性清

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

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

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

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

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

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

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

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

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為修

遠少吳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

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

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

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去亡也悉以豕償之其主

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

執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

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

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鴻女音尼慮反

竝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

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

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

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

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妾亦偃蹇數夫

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

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

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

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

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

五噫之歌

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
 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
 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
 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
 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
 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
 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悒怛兮傷悴志菲菲兮
 升降爾雅註悒怛憂也菲菲高下不定也悒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

詩

今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
 噤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噤音延讒言捷急之貌固靡慙兮
 獨建冀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以適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尚賢德
 聊逍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
 車兮即浮合其車而就舟船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
 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
 今逾邁愍芳香兮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
 結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也口囁囁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

訕謗也鄭玄注禮記曰恆恆恐也

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

說文

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

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

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儻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

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

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

為求墓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

高可令相近

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

葬畢妻

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

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

毛詩曰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念高子兮僕懷思想

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

仕

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

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

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

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鄴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

隣里有爭財者持

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

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注父甯宋高祖受不拜金紫光祿大夫

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諫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薨謚宣侯即羣之父也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

感以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

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

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孤

竹長飢羞食周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

或高棲以違行

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

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

累之為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委體

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嵇康臨刑

高曰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迹相明故引康為喻

臺佟字孝威

佟音大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

武安縣之

也山鑿穴為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

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嵇

高士傳曰：刺史執棗栗之贄往。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

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

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

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

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

餘聲也，音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

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

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

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

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

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

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

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

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

老，隱遁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

蘇章鄉里竝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

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

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

何嘗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

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

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

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

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

之幣聘為哉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豈若

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

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蕭

史秦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

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

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亦非狐兔燕

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

自言歿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

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免罝為

事罝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故慎以為事焉所

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尊字子高平帝

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

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

子高良少誕節母憇驢鳴憇音虛良嘗學之以娛樂

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

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

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

夫食肯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

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

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

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

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

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遜遜也悉將妻子既行在

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竝

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筥木屐以遺之

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

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
方至者陳畱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
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
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
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敢自同賓末若
欲更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
敢復言懼音紀具反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
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奧幽居恬
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

聖朝就加袞職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也必能唱清廟之歌致

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

曰吾旣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

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

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

師者矣乃其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

平五年以壽終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

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邪？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

黃令陳畱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

班布也。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

龍鳳逝而不至。解見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

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滅文

滅曰：皋陶廷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

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

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

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雖泣而無所及矣。二人欲

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

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

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

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

○劉放曰正文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

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各附家傳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

虛全事違塵柱達遠也

贊曰：王母真淑，山木身主，袁主，房東，...

文典門南，袁以南各山也。二石，袁夾輒，袁口谷，因隋。

門山因采藥不返，苑中襄，氣昏，立輒，阿城山，陵。袁，阿，時曰：典門山，書各，藉，巖山，袁。

同未為無，也，袁，熾，息而去，於，遂，斷其妻于，登，

飄公曰：世入皆，袁，以，武，今，斷，袁，之，以，安，難，也，袁，不

○隱，始曰：五，文，案，苦，岳，知，湘，不，如，文，野，當，有，一，夏，字。則，校，為，騰，黃，門，吏，陪，視，于，燕，晉，太，氣，中，為，雜，陳，太，帝。

肯宮，袁，於，世，何以，袁，于，邪，乎。人，亦，有，令，各，嬰，前，葛，下。袁，阿，時曰：斷，公，于，字，山。

士而妻于，袁，於，前，袁，於，而，問曰：夫，主，苦，岳，知，湘，而，不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四

列女傳第七十四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尚遠也。

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

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

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如馬

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嫔李姬，各附家傳。嫔，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

專在一操而已。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
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
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
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
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
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

有言

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
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易繫辭
之言也

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
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
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
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
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註禮記云耒耜之
上曲者也說文曰耒耜
曲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鬱也霸目之有愧容
木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

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

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見客而

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

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

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有是哉遂共終身

隱遁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

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沂流而汲

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

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

之姑怪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

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

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隣

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

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

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

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藩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

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

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

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

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

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

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竝解見文苑傳

故君以責

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

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

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

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

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

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

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

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

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

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

援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

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

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

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書曰狂夫之言明王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妾

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

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

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

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

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採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以光

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

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

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隲惺弘閻也而以

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

則推讓之美失也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

昧歿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蠹之赤心太

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誠七篇有

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

賴母師之典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傳姆也毛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

歸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言

女誠

執箕帚王賤役以事舅姑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

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中內夙夜劬心勤不

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也

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

掾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于穀即成之字也聖恩橫加猥賜金

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

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

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

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誠七章願

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去矣猶言從今已往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

瓦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毛萇注云互紡塼也箋云臥之

於地卑之也紡塼習其所有事於紡績也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王繼

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

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相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

季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

人後已有善莫名不自名已之善也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

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

作起也

執務私事不辭劇易

劇猶難也

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

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

齊酒食以供祖宗

潔清也謂食也左傳曰潔齊豐盛也

是謂繼祭祀也

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

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

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

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

禮記

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

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

理墮闕

墮音許規反墮廢也

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

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

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

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

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

禮記曰八歲入小學

獨不可依

此以為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

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

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

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

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

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蕃至尊在不婦無二

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

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

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

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

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

潔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

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

脫視聽陝輪陝輪不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

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

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

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

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

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

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

猶不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

然也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影響言順從也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

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

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

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

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

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况婦

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

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執也易曰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

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夫嫂妹

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

媛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

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隣休光

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以自高於妹

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

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

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謂夫

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

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

柄。易繫辭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

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

作斲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壻之

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

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

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

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

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

水。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况

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

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

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

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

其所亾

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亡無也

以就懿德若中

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鷄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

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

安眾縣屬南陽郡

四子

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女傳

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竝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勅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

帝楊王孫龔勝臨亡竝有遺令

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

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娑神溺歿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泝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

遂投江而歿

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

或作爪見項原列女傳

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

道傍為立碑焉

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

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期嗟嘆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

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

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小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融爲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

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它人之賢者猶丘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

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慙。隗旣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間。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妹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姊妹。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

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

再行義桓嫠

寡婦曰嫠

縣邑有祀必膳焉

膳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

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

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輓鞭撲交下

周禮考工記曰輓長六尺

鄭衆曰謂輓端壓牛領者

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

乎速盡為惠遂歿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奔喪妻

爽以采許之

魏書 奔字伯益壽之子也為太子文學早卒

因詐稱病篤召

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
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勅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
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
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
飾請奔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奔敬憚之遂不敢逼
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
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
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

人傷焉

捷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
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歿媛姜夜中
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
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
為齋糧貨于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
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
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捷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

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
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
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
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
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歿弟賢其
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
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陳畱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
有才辯又妙於音律

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
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

斷一絃問之琰曰
第四絃竝不差謬

適河東衛仲道夫亾無子歸寧于

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
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
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
都尉犯法當歿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
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
諸君見之及文姬進逢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
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
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

詩二章

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旦
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
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
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
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

禮記曰男女不親授

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

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
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
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

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羗獵野

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穿拒

穿音直庚

反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

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
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此斃降
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
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叅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
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
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生霜雪胡風春夏

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脚。踟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咽。

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旣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犛犛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祐。今遭世患。宗族殄。今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羗蠻。山谷眇兮路曼曼。

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冥音凱當食兮

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

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氣凝兮雪夏

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

臭腥言堯離兮狀窈停堯離匈奴歲聿暮兮時邁征

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

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

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

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

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

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徒筑筑頓

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

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記也管彤赤管筆解兒

皇后紀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
而出事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
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
不歿人在交脛東其為人黑髮壽不歿並在東方也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
芬發即位二年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
御也
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赤夷
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
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五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

而出事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

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

不歿人在交脛東其為人黑髮壽不歿並在東方也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

芬發即位二年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

御也

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赤夷
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

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

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曰嵎夷暘谷

日之所出也

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太康啓之子也繫于游田十旬

不反不恤人事為羿所逐也

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

獻其樂舞

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諸夷入舞

桀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

藍夷作寇

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於藍夷也

自是或服或

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

中土

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也

及武王滅紂肅

慎來獻石罍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

遂定東夷

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太誥又曰成王既代管叔蔡叔滅淮夷

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

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

王之

博物志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持所棄卵銜以歸

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襲為徐君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

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

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

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

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

國穆王後得驥騾之乘

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驥盜驪驊騮耳

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

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

造父解見蔡邕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

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

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

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

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為楚所敗

北走此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

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及幽王

淮夷來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

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於申後越遷琅邪與共

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

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

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

東走渡涓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也因王其國百

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

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為寇州郡歸咎於高句

麗侯驩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驩起宜慰安之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

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歲貊倭韓萬

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

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

有乖畔而使驛不絕○劉放曰使驛不絕案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前

書皆言使譯使即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作使譯此書內有自作使驛處明是後人不曉妄改之故國

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熹飲酒歌舞或冠

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

曰仲尼學官名於鄰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凡蠻夷戎狄總

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

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

離國王出行索或作橐音度洛反其侍兒於後倭身倭音人鳩反王

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來降我

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圈也豕

以口氣噓之不歿復徙於馬蘭蘭即欄也馬亦如之王以

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

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

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

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

名馬赤玉貂豹

豹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

大珠如酸棗以負柵為

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為寇

鈔以弓矢刀矛為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

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

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

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躡占其

吉凶

魏志曰牛躡解者為凶合者為吉

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

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

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妬婦既殺復尸於山

上兄歿妻嫂歿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

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歿則

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

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

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

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

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

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

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

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
時其王來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
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
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
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
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
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

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圍之而居自漢
興以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
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
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卽歿便乘船好寇盜隣
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
○劉敞曰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有俎豆案文多一此字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
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
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

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

宮室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

跪拜曳一脚行步皆歪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案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

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

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

一名右部即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

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驪

鴻臚也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

驪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使屬玄菟賜鼓吹

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熹暮夜輒男女群聚為倡樂

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

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零星

故以辰日祠於東南也 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

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禳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

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

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

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

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

厚塋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

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貂

出好弓所謂貂弓是也

魏志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

別種因名之小水貂

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欲行

彊迫遣之皆亾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

歿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

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貂人

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

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

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

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

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

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

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

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貂寇玄菟攻華麗城

華麗縣屬樂浪郡

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

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貂渠帥獲兵馬財

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

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
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一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
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
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殺掠吏
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
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歿者百餘人秋
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
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
是歲宮歿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

議者皆以爲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
歿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
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
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以示百姓幸會
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
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
與縣官戰鬪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
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歿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
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

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

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

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夾狹音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

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塋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為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

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為數焉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為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為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為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熹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臧於巖

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
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
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
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

子云魏志曰田丘儉遣王頑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
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

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

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以男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入五十萬

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

飲食以邊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

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

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濊君

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

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

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部音音至昭帝始元五年罷

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

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

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
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
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
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者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
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句男女皆
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
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輒捐棄舊宅更造新
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
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祠虎以

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
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
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

尺乘之可於
果樹下行

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
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
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
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
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

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
為辰王都日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
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
長尾鷄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
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
錦蜀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瓊珠以綴衣為飾及懸頸
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
紫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
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
縋以大木嚙呼為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

會群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十月農功

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

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為蘇塗諸邑逃
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建

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

韓耆老自言秦之亾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

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

呼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

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

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
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

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滅倭
馬韓竝從市之凡諸賈易皆以鐵爲貨俗喜歌舞飲
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升辰
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
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
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
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
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
提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提音是光武封蘇馬提爲漢廉

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滅竝盛郡
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亾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
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
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
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
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案今名邪摩推音之訛反樂浪郡徼去
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
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

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

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

羊鵠鵠或作鷄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

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

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

著之竝丹朱粉身說文曰粉塵也音蒲頓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

世櫺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

手而用邊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

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

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妬風俗不盜竊少爭訟

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

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卜

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

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

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

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

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

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

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
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
人給衣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
法俗巖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
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
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
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鯤人鯤音達
奚反
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
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
成記求蓬萊神仙不得

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

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

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
夷洲在臨海東南去

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凋四面是山谿人皆
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
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
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以戰鬪摩礪
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以
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爲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

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

夜扃扃關
也回頭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

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

紛亂燕人違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雜華

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以至通於漢也眇眇偏譯或從或畔偏遠也終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六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

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

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

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

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

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診候也帝大喜而計槃

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

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

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

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

初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

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

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於是女解去衣裳，為

僕鑿之，結著獨力之衣。僕鑿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

結音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

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

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

尾形。于寶晉紀曰：武陵長沙盧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槃瓠馮山阻險，每常為害。採

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孫。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

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好入

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

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

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蠲其賦役也。荆州記

曰：沅陵縣居酉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有邑君長

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媵徒。說

文曰：媵，女人自稱媵我也。音胡。朗反。此巴上並見風俗通。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

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於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詩毛

小雅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顯允方叔振旅翼翼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注云方叔卿士命而為將也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

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晉文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

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其水遂無次且不設備羅與盧戎兩軍之太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于冶莊王初立莊王名旅民飢兵弱復為所寇楚

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卻至曰楚二卿相惡王卒以善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

陳也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

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

賓布說文曰南蠻賦也賓牂冬反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

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溪擊之沅水出牂

荆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也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

船不得上蠻氏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

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

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

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

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餓

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

蠻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

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為郡擊

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澧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澧水名源

出今澧州崇義縣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作唐縣屬武陵郡孱陵縣故城

在今荆州公安縣西南孱音仕顏反明年春發荆州七郡及汝南潁川

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里蠻精

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衝五年春覃

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

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

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年冬澧中澧

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南蠻傳 四
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一。有差，明年秋，澧中蠻四千人竝為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陽屬武陵郡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

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別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漭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蠻傳
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
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衆至萬餘人
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
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
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
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
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
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
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

閭拜家一人爲郎於是以前校令度尚爲荊州刺史

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竝皆

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廖音力武陵

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

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

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

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其西

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

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人

是也

萬震南州異物志烏潞地名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間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竝以其肉為肴俎又取其鬮

交趾之

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

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

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

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贊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

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爾雅

曰黃髮鮐背耇老壽也

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

尚書大傳作別風注雨

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

王

事見尚書大傳

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

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蠻夷

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

王傳國五世

前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佗孫胡胡子嬰齊嬰齊子興也

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領焉

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

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繩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

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

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

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為珠崖太守。即就也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上也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

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

游。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明

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趾女子

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冷縣雒將之女

也。麓音莫。支反。冷音零。嫁為朱載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

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

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

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

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

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

人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

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

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

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

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連卓音奉詔赦之賊皆降散

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

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

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劉放曰案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

也字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

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

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

雖擊破反者而賊執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

卽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歿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

不復堪闢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

古升小故曰五升也

用米

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亾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羗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

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
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
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
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
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
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
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上功不實免馮唐言之於文帝帝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哀帝即拜
中守○劉攽曰注前書曰案文多一日字

龔舍為太山太守

前書曰舍字君倩初徵為諫議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

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也

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

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
開示慰誘竝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
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
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
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江夏方開恩招誘賊
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桓
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

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
兒式戰歿兒五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爲郎遣九
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
衆轉彊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爲交阯刺史方威
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
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
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
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滸蠻反
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

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瞿氏相氏鄭氏

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日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

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

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

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

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

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荆州圖曰副夷縣西有溫泉古老相

傳此泉原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竝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各爲陰陽石陰

石常濕陽石常燥盛弘之荊州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於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魚復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

○劉放曰注夷水巴郡魚復縣案文少一經字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

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

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代本日廩君使人操

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歿天乃大開也○劉放曰注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案文少一不字廩君於

是君乎夷城此已上並見代本也四姓皆臣之廩君歿魂魄世

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

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

○劉放曰案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輒得之明衍民字有罪得以爵除其君

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

其民戶出帙布八丈二尺鷄羽三十簇說文帙南蠻夷布也音公

亞反毛詩四簇既均儀禮矢鏃一乘鄭玄注曰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鏃一百四十九俗本帙作蒙鏃作鏃者並誤也○劉放曰注案鏃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為一鏃則三百六十無緣得一百四十九未

詳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

十三年南郡潯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潯音屠寇掠百姓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南蠻傳

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巫縣屬南郡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沮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竝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

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

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

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

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幸陽國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殺之也昭王

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

田不租十妻不算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復音福

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俸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倭蠻夷贖罪貨也音

徒濫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夷人安之。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實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喜音虛 記反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于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

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羗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羗歿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羗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羗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於郢，續漢志云：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也。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顥

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僇，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

葉榆

葉榆縣屬益州郡，葉或作蝶，臣賢按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僇。昆明今流俗諸

本並作布舊，昆明蓋僇字誤分爲布舊也。

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無常。自僇東北有柞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

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

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

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

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

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

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

夜郎縣有遯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遯水通鬱林

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

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初

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

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畱王滇池以且蘭有椽

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異物志曰牂牁地多

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

句町縣有枕根木可以為麩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枕根木外

皮有毛似柃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鋸鋤利如鐵中石

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

麥麩中作餅餌廣志曰枕根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

洪直傍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寸似椶葉破其木

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麩亦黃密緻可食也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

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南越志曰先武嘉之竝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

番禺縣之西

有江浦焉

七

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

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母斂縣人也

滇王者莊躋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郡割牂柯越雋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怵

怵奢多也

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

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雋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而還以廣漢文齊爲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漑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卽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爲鎮遠將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楛榆拊棟連然滇池

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姑復縣屬越嵩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益

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犍為郡朱提音殊提音匙十

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

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瀘水

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嵩川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

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

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

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

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

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行也。劉攽曰注通博南出直不韋又宗族資之案文出直

本共是置字資當作實 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

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

元和中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

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

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

龜討之不能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

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顥建策討伐乃拜顥

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

陟顛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云

未多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

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

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

衣著尾

自此以上竝見風俗通也

九隆死世世相繼

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

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

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

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

箬音蒲佳反縛

竹木為箬以當船也

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菱

菱音多其種今見在

鹿菱

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九 西南夷傳
翻涌二百餘里，箠船沈沒，哀牢之眾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葦，鹿葦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葦，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雋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

歌

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雋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嵩、唐、比、蘇、牒、榆、邪、龍、雲、南也。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度蘭倉水也。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

穀蠶桑，知染采，文繡蜀氎。

蜀解見李恂傳，氎未詳。

帛疊

外國傳曰：諸薄。

國女子織作華陽國志曰蘭干細布蘭干僚言紵織成文章如綾

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廣志曰梧桐布白者剝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

毳淹漬緝織以為布也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汗先以覆亾人

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華陽國志出銅

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

即江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

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伏苓伏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太山有茯苓無虎魄

永昌有虎魄徐東南方草木物狀水精瑠璃軻蟲蚌珠曰凡採珠常三月而無茯苓也孔雀翡

翠鳳象猩猩貊獸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

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為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

僑子土人織草為僑數十輛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僑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

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僑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

出收之僑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

對而泣即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

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

暖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陽國志先是西部

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

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

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

夷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

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嵩唐

城○劉敞曰按嵩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越城二字太守王尋奔牂榆

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嵩益

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

也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

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為破虜

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敢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

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掸國王雍由調檀音檀東

觀記作壇字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

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僂種夷陸類等三

千餘口舉眾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掸國

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

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

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

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

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汗

澤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邛河在今嵩州越嵩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

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之飽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今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今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曠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晏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汲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

好事人以為枕相贈晏音側○劉攽曰注今大忿姥恨責出蛇案文當云令大忿恨責姥出蛇後復

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嵩水伐之以為越嵩郡源出今嵩州邛都縣西南嵩山下前書地理志曰言其越嵩水以置郡故名焉

其土地平原

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出見

禺同山在今襄州揚波縣王褒碧鷄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騾碧之鷄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鷄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鷄也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

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

為軍候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為邛

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賚爲
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賚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卽授
越嵩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
由越嵩長賚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
自放縱卽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
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卽分兵先據邛都遂掩
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
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
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

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

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嵩郡齋

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

安漢縣屬巴郡

起墳祭祀詔書嘉

美爲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
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
郡縣賦斂煩數五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
遂久令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
應之衆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
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
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牁榆擊之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西南夷傳 三十五
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
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
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
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
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
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
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翕有遺愛
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
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

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桓間廣漢馮
顯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葑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葑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
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

仙人山圖所居焉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
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

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
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
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元鼎六年以
行毋服於冢間暮年復去莫知所之也

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
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

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輔在梁國寧陵人也

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

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菽等百餘國戶百三十

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

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詩周頌也傳曰岐道雖僻

而人不遠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

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

狼王唐菽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徑邛來大山零

高坂山海經曰峽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作故邛人作人界

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水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貧若採入度之難陽母

閩峻竝坂名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雖歎岐道之阻但以文王之道人以為

夷易心邛來峭危甚於岐緇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

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

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

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

之樂解見陳俾傳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

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并載夷人本語竝重譯訓詰為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錄東觀

夷言以為此注也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鬼構與天意

歌詩

合

魏冒

吏譯平端

劉胥

不從我來

旁草

聞風向化

衣

隨

所見奇異

知唐

多賜繒布

邪昆

甘美酒食

推潭

昌

樂肉飛

拓拒

屈申悉備

局後

蠻夷貧薄

僕讓

無所報

嗣

莫支

願主長壽

僧鱗

子孫昌熾

莫碑

遠夷慕德歌

詩曰蠻夷所處

彼讓

日入之部

且交

慕義向化

繩動

歸日出主

路且

聖德深恩

聖德

與人富厚

魏菌

冬多

霜雪

綜邪

夏多和雨

存邪

寒溫時適

藐濶

部人多有

涉危歷險

辟危

不遠萬里

萬柳

去俗歸德

術疊

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

荒服

土地

之儀

燒坑

犁籍

食肉衣皮

阻蘇

不見鹽穀

莫錫

吏譯傳風

大漢安樂

是漢

攜負歸仁

縱優

觸冒險陝

雷折

高山岐峻

倫狼

緣崖磻石

扶路

木薄發家

息落

百宿

到洛

理瀝

父子同賜

捕菴

懷抱匹帛

懷橐

傳告種人

長願臣僕

陵陽

肅宗初

臣僕

輔坐事免

是時

郡尉府

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

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

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

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

種夷與徼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

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今姓與徼外三種

夷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毼顧野王曰毼結毛為飾也即今馬及弓槊

上纓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邑君延光

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郡國志零關道屬越嶲郡殺長吏益州

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

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

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

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

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冉駝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汝山郡至地節

三年宣帝年也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

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羗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

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

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

夏則違暑反其邑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

十餘丈為邛籠案今彼土夷人呼為雕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

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

肉重千斤毛可為毼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

本草經曰靈羊

角味鹹無毒主療青盲蠱毒去惡鬼安心氣強筋骨也

又有食藥鹿鹿麕有胎

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鷄

犧牲

郭璞注山海經曰毼鷄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鬪敵死乃止

其人能作旄毼

斑芻青頓髦毼羊羴之屬

青頓髦羴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

獻令曰正西昆侖狗骨鬼親枳已闕茸貫匈雕題離兵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芻龍角神龜為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氏芻也音卑疑反髦卽紕也

為鹽麇羊牛馬食之皆肥

麇卽麇狼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挂

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人林則搏之其皮可作履鞮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林音子今反

其

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

為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

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戇抵

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

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滄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酈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峨嵯嶽峯

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也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

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

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

龍額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

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

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

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

太守氏人大豪齊鍾雷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

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

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

夷之境欵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

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書要約也著自山經水志

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

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僖耳也獸居謂穴居莫不舉種

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

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巳校尉等編數都護部守

之曹劉攽曰宗此部字合作郡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

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

珠玉金碧珊瑚虎珀之類

莫不呈表怪

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實帙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

於內府

火毳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

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汗之冀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燁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滌也○劉夷歌巴放曰正文軫積於內府案軫字誤當作駢字

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

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

校算薄於羗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

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戶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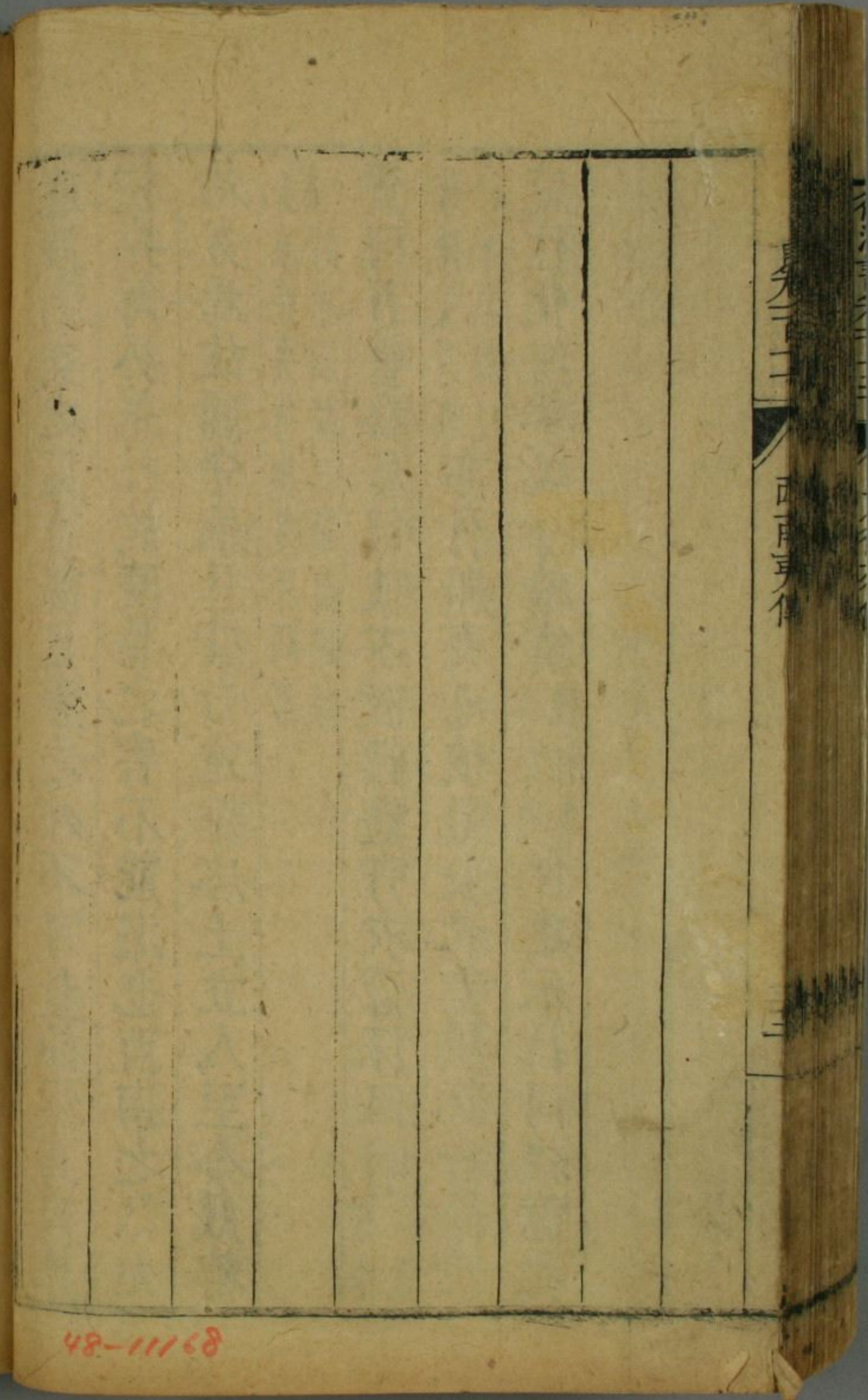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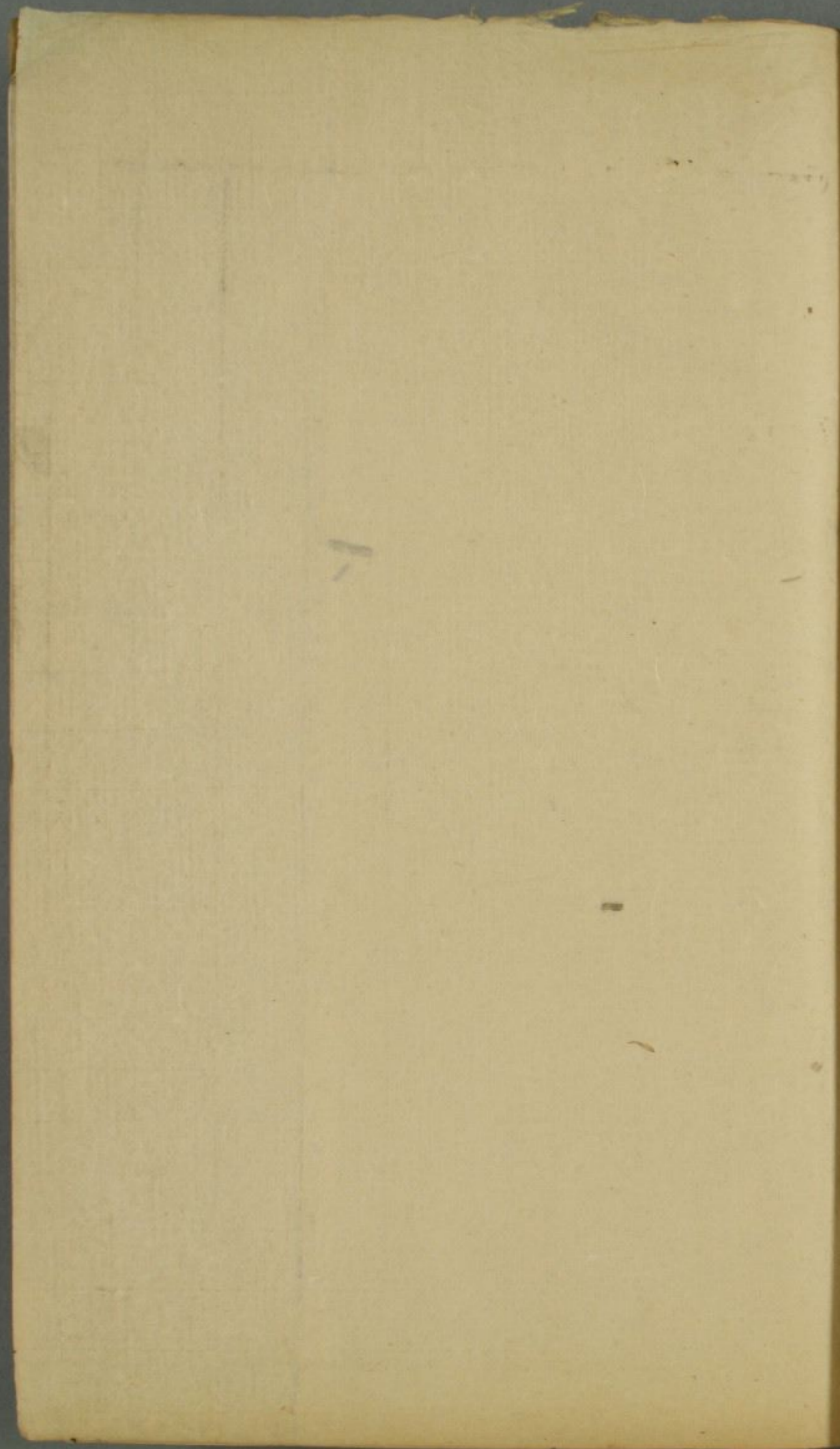
焉哀牢夷伐鹿芟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蠢小貌也

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鏤體文身也卉衣草服也

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孚信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襟衽也

昭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菅神祭也



卷之三
西南夷傳

89111-84

